

書叢本基學國

疏義羊公

(一)

著立陳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國學基本叢書

公羊義疏

(一)

陳立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公羊義疏一

隱元年  
正月

##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〔疏〕

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。釋文唐石經同。閩監毛本改此低一格。非舊疏云。按舊題云。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

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。隱公者魯侯之謚號。經傳雜縛之稱。解詁者何所自目。第一者無先之辭。公羊者傳之別名。何氏者邵公之姓也。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。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。未知自誰始也。臧氏琳經義雜記云。詩正義毛詩國風云。詩者一部之大名。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。不冠於周南之上。而退在下者。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。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。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。定本亦然。當以皆在第一。足得總攝故也。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。蓋取法於經典也。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。在鄭氏注之上。儀禮注疏亦然。賈公彥云。儀禮者一部之大名。士冠者當篇之小號。退大名在下者。取配注之義故也。孔氏禮記正義云。禮記者一部之大名。曲禮者當篇之小目。既題曲禮於上。故著禮記於下。以配注耳。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。其周易尚書雖亡。據三禮可類推也。公羊解云。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。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。公羊大題在下。定本誤改。故唐人多從之。春秋正義引服虔注。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。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。漢人必不改舊例。蓋亦後人升之耳。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。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。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。虞書於下。正義則加古文尚書四字於堯典上。蓋承二劉之舊也。杜注左傳。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。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。且以己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。故范注穀梁傳。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。王弼周易注。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。並與杜氏同也。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

在上。尚依漢儒之舊。小題所以在。上者。以當篇之記號。欲其顯也。大題所以在。下者。總攝全書之意也。五經並然。或見毛詩國風。在周南關雎。詁訓傳之下。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。又云河間獻王所加。非也。賈孔並云。在下以配注。亦非。按宋嚴州本儀禮。亦題士冠禮第一儀禮。鄭氏注。與開成石經同。則猶有古本之遺也。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爲本。故仍循其舊。舊疏又云。何休學。今按博物志曰。何休注公羊。云何休學。有不解者。或答曰。休謙詞。受學於師。乃宣此義。不出於己。此言爲允。是其義也。校勘記。臧禮堂曰。何氏題何休學。非也。杜預解左傳。止題杜氏。趙氏孟子章句。止題趙氏。古人謙遜。不欲自表其名。但著氏族。俾可識別耳。按唐石經。桓公第二何休學。原刻作何氏。後磨改作何休。據疏引博物志。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。閩監毛本。何休學三字。在此題下。此本移於疏後。非也。元板同。按廣雅釋詁。學。識也。御覽引論語。讖。云。學者。識也。蓋謂有所得。卽識之。釋文學者。言爲此經之學。卽注述之意也。蓋魏晉間。本有稱何休學。或何氏當時不敢自稱注述。謙言學耳。然漢世均不表名。如鄭氏三禮。毛詩。止題鄭氏。則應題何氏學矣。而本傳云。作公羊解詁。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。故今題解詁云。拾遺記。何休木訥多智。三墳五典。陰陽算術。河洛讖緯。及遠年古諺。歷代圖籍。莫不成誦也。門徒有問者。則爲注記。而口不能說。作左氏膏肓。公羊墨守。穀梁廢疾。謂之三關。言理幽微。非知機藏德。不可通焉。今按春秋者。三統歷云。春爲陽中。萬物以生。秋爲陰中。萬物以成。舊疏引賈服。依此以解春秋之義。何氏與賈服不異。亦以爲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。又引春秋說云。始於春。終於秋。故曰春秋也。舊疏又云。舊云春秋說云。哀十四年。西狩獲麟。作春秋。九月書成。以其書春作秋成。故云春秋也者。非也。何者。莊七年傳。不修春秋。曰。何注。不修春秋。謂史記也。古者謂史記爲春秋。則孔子未修之時。已名春秋。何言孔子修之。春作秋成。乃名春秋乎。按左傳。昭二年。韓宣子聘魯。見易象與春秋。又墨子明鬼篇。著在周之春秋。著在燕之春秋。著在齊之春秋。又云。古者聖王。必以鬼神爲其務。鬼神厚矣。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。故書之竹帛。傳遺後世子孫。竹帛蓋卽春秋。言古者聖王。則不必孔子乃名春秋矣。隱公者。魯世家。名息姑。伯禽七世孫。惠公弗皇子。平王四十九年卽位。周書諡法。解云。隱拂不成。曰隱。春秋託始於隱。故以隱公爲首。經傳者。白虎通五經篇。五經何謂易。尚書。詩。禮。春秋也。又云。經者。常也。定元年注。傳。謂訓詁。漢書古今人表注。傳。謂解說經義者也。解詁者。釋文云。佳買反。

下音古訓也。按賈逵注左傳國語名解詁也。公羊者傳者姓氏。舊疏引說郛詞云。傳我書者公羊高也。公羊高子夏弟子。五傳而著竹帛。弟子不敢斥言師名。故以氏傳也。第一者第次也。舊以一公爲一卷。閔公附於莊公之末。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。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。而唐志作十三卷。以陸氏釋文證之。則本十二卷。隋志作十一卷。唐志作十三卷。皆筆畫之誤耳。但今注疏本作二十八卷。不知分自何人。按閔公未注云。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。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傳曰。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。緣孝子之心。則三年不忍當也。則何氏自十一卷也。當以隋志爲正。錢氏大昕答問云。問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。經十二卷。經十二卷下注云。公羊穀梁二家。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。所謂古經者何經也。曰。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傳。皆古文舊書。許慎說文序云。孔子書六經。左氏邱明述春秋傳。皆以古文。江式云。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。書體與孔氏相類。卽前代之古文。然則志所稱者左氏經也。鄭司農周禮注云。古文春秋經。公卽位爲公卽立。先鄭傳左氏其所稱古文經。亦必左氏之經也。按兩漢經師以春秋左氏詩毛氏禮周禮均稱古文。則漢志所稱古經十二卷。爲左氏無疑。公穀爲今文。故止稱經。然公羊實止十一卷。宋本猶然。則十二卷或涉上古經篇目而誤。又按公羊舊疏不知何人所著。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。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。或云徐彥。不知何時人。宋董道謂當在貞元長慶之後。頤煊按疏中引爾雅孫炎注。郭璞書序。長義孝經疏之類。皆唐以前本。疏司空掾云。若今之三府掾。三府掾亦六朝時有之。至唐以後。則無此稱矣。此疏爲梁齊間舊帙無疑。校勘記序云。徐彥疏。唐志不載。崇文總目始著錄。亦無撰人名氏。宋董道云。世傳徐彥所作。其時代里居。不可得而詳矣。王鳴盛云。卽北史之徐遵明。不爲無見也。蓋其文氣似六朝人。不似唐人所爲者。郡齋讀書志。書錄解題。並作三十卷。世所傳本。乃止二十八卷。其參差之由。亦無由考也。姚氏範授鶴堂筆記。隋唐間不聞有三府掾。亦無三府之稱。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。此疏有解有問答。隋志有鮮于照春秋公羊解序一卷。未知何時人。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。按孔衍傳。不言解公羊。又云梁有公羊傳。問九卷。荀爽問。魏安平太守徐欽答。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。王愨期答。其書在隋並亡。而唐志有之。今疏中有問答。未知爲徐爲王。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。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。疑非欽所得引。蓋此爲王愨期語。按問答語甚精贍。必非隋唐

人作。或卽舊疏人所述與。又公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續。漢志各自爲卷。孔穎達詩正義云。漢初爲傳訓者。皆與經別。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。解詁亦但釋傳也。分經附傳。大抵漢後人爲之。開成石經始取而刻石焉。杜預左傳序云。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。是杜氏前左氏亦經傳各別也。按公羊家舊有三科九旨。舊疏問曰。春秋說云。春秋設三科九旨。其義如何。答曰。何氏之意。以爲三科九旨。正是一物。若總言之。謂之三科。科者。段也。析而言之。謂之九旨。旨者。意也。故何氏作文證例云。三科九旨者。新周故宋。以春秋當新王。此一科三旨也。又云。所見異詞。所聞異詞。所傳聞異詞。二科六旨也。又內其國而外諸夏。內諸夏而外四夷。是三科九旨也。問曰。宋氏之注春秋說。三科者。一曰張三世。二曰存三統。三曰風外內。是三科也。九旨者。一曰時。二曰月。三曰日。四曰王。五曰天王。六曰天子。七曰譏。八曰貶。九曰絕。時與日月。詳略之旨也。王與天王天子。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。譏與貶絕。則輕重之旨也。舊疏引文證例。又云。此春秋五始。三科九旨。七等六輔。二類之義。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。正德之紀也。又云。五始者。元年。春。王。正月。公卽位。是也。七等者。州。國。氏。人。名。字。子。是也。六輔者。公輔天子。卿輔公。大夫輔卿。士輔大夫。京師輔君。諸夏輔京師。是也。二類者。人事與災異是也。又引春秋說。春秋書有七缺。惠公妃匹不正。隱桓之禍生。是爲夫之道缺。文姜淫而害夫。爲婦之道缺。大夫無罪而致戮。爲君之道缺。臣而害上。爲臣之道缺。僖五年。晉侯殺世子申生。襄二十六年。宋公殺其世子痤。殘虐枉殺其子。爲父之道缺。文元年。楚世子商臣弑其君。襄三十年。蔡世子般弑其君。固。是爲子之道缺。桓八年正月己卯。烝。桓十四年八月乙亥。嘗。僖三十一年夏四月。四卜郊。不從。乃免牲。猶三望。郊祀不修。周公之禮缺。是爲七缺。春秋緯多與公羊說比附。故鄭氏謂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。陰書于緯。藏之以備後世。公羊由子夏口授。傳之孔子。故聖人改周受命之制。惟公羊得其傳焉。後世惟說三科九旨有異。孔氏廣森著公羊通義。遺何氏而雜用宋氏。其說云。春秋之爲書也。上本天道。中用王法。而下理人情。不奉天道。王法不正。不合人情。王法不行。天道者。一曰時。二曰月。三曰日。王法者。一曰譏。二曰貶。三曰絕。人情者。一曰尊。二曰親。三曰賢。此三科九旨既布。而一裁以內外之異例。遠近之異辭。錯綜酌劑。相須成體。是也。

# 元年春王正月〔疏〕

錢氏大昕養新錄云。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。必云是歲歲在某次。因此可知太歲所在。此必舊儒相承之舊文。非孔沖遠所能及也。如隱元年歲在豕韋。太歲當在甲寅。今日己未。桓元年歲在

元枹。太歲當在乙丑。今日庚午。莊元年歲在鶉火。太歲當在癸未。今日庚子。案莊公即位三十二年。以常率計之。當在甲寅。歲星應在豕韋。而春秋正義云。閔公元年歲在大梁。依三統術。莊二十三年入歲星數。正在超辰之限。太歲超乙巳入丙午。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。算至莊末。歲星已至降婁。則閔公初年。正在大梁也。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。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。全然未曉。轉信虞恭諸人說。以庚戌爲上元。詩疏所引之三統術。率與本術不合。安能精思及此。又閔元年歲在大梁。太歲當在丙辰。今日庚申。僖元年歲在鶉首。太歲當在戊午。今日壬戌。文元年歲在降婁。太歲當在辛卯。今日乙未。宣元年歲在壽星。太歲當在己酉。今日癸丑。成元年歲在降婁。太歲當在丁卯。今日辛未。襄元年歲在壽星。太歲當在乙酉。今日己丑。昭元年歲在大梁。太歲當在丙辰。今日庚申。昭十五年。距莊公二十三年。百四十四歲。又值超辰之限。歲星超鶉首入鶉火。太歲超庚午入辛未。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。龍度天門。是也。自此年歲在鶉火。算至三十二年。正在星紀。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。又定元年歲在元枹。太歲當在己丑。今日壬辰。哀元年歲在大梁。太歲當在甲辰。今日丁未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。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。前後亦分三段。自莊二十三年以前。相差五辰。如隱元年。本甲辰。而今人以爲己未。是也。昭十五年以前。相差四辰。如襄二十一年。本乙巳。而今人以爲己酉。是也。昭十五年以後。相差三辰。如哀十六年。本己未。而今人以爲壬戌。是也。按春秋緯言孔子爲春秋。退而修殷曆。是春秋實用殷曆。殷術起甲寅元。以三統術校之。周公六年入第七黻戊午。至春秋隱元年。爲癸酉。黻之十年。癸酉。黻首歲爲庚戌。則其十年爲己未。後漢志載馮光陳冕上言。曆元不正。宜改甲寅元。而其所說積年。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。則獲麟之歲。值十五黻庚午之二十二年。庚午首歲爲戊戌。則二十二年爲己未。隱元年當爲戊午。與三統所載殷曆。差一歲耳。何氏又以黃帝術辛卯爲元。元歲既差。黻法亦異。其注襄二十一年爲歲在己卯。循以上考下求。則隱元年爲己丑。哀十四年爲庚寅矣。或疑己卯爲己酉之形。近而譌。史記三代世表云。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。蓋其

詳哉。至於序尚書。則略無年月。或頗有。然多闕不可錄。故疑則傳疑。蓋其慎也。今取殷曆以爲  
部分年紀。取四分日法。閏法以排纂日月。就經文所錄月朔日辰攷之。其有不合。則蓋闕焉。

### 元年者何〔注〕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〔疏〕

校勘記云。宋余仁仲本同。閩本。監本。毛本。元上增傳字。非通書並同。左傳經傳首皆有經傳字。係杜氏所增。杜

氏分經繫傳。故綴經傳以別之。孔疏云。公羊穀梁二傳。年上皆無經傳字。可證。○注諸据至者何。○通義云。按春秋本公羊子口  
受說於子夏。以傳其子平。平傳地。地傳敢。敢傳壽。凡五世。至漢景帝時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。以先師口相授受。解釋其  
義。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詞。諸疑或直問所不知。即曰者何。曰孰謂。或据彼難此。則如曷爲。何以。其言某何。此何以書之等。何氏  
各於當文目其所据焉。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。喪服疏傳曰者。不知誰作。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爲。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。公羊  
傳有云者何。何以。曷謂。孰謂之等。今此傳亦云者何。何以。孰謂。曷爲。弟子卻本先師。此傳得爲子夏所作也。廣雅序引春秋元命  
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。不以初哉首基爲始。是當作春秋時。弟子見以元爲始。已疑不能明矣。舊疏云。諸据有疑理而問所  
不知者曰者何。僖五年秋。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。不盟者何。注据上言諸侯。鄭伯在其中。弟子疑。故孰不知問。成十五年仲嬰  
齊卒之下傳云。仲嬰齊者何。注云。疑仲遂後。故問之。是也。若据彼難此。即或言曷爲。或言曷以。或單言何。即下傳云。曷爲先言王  
而後言正月。注据下秋七月天王。先言月而後言王。公何以不言即位。注云。据文公言即位也。何成乎公之意。注据刺欲救紀而  
後不能。是也。而舊解云。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。皆有所据。故何氏云。諸据疑者。皆無所据。故云問所不知。故曰者何也者。按  
注明云。諸据疑。則明有所据矣。特  
疑而未知。故有待於問也。舊解非。

### 君之始年也〔注〕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

十二月之總號。春秋書十二月稱年。是也。變一爲元。元者氣也。無形以起。有形以分。造起天地。天



地之始也。故上無所繫。而使春繫之也。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。王者諸侯皆稱君。所以通其義於

王者。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。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。故因以錄即位。明王者常繼天奉元。養成萬

物〔疏〕

爾雅釋詁云。元始也。本此文選注引元命包云。元年者何。元宜爲一謂之元。何君之始年也。○注以常至始年。○舊疏云。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。春王正月公即位。故曰以常錄即位。知君之始年。按定書即位。雖非正月。

亦在元年。○注君魯侯隱公。○史記魯世家云。惠公卒。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。是爲隱公。舊疏引春秋說云。周五等爵法五精。公之言公。公正無私。侯之言候。候逆順兼伺候。王命按周制。公九命。侯伯七命。子男五命。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。故侯者魯之正爵。公者臣子之私尊。故云魯侯隱公也。○注年者至是也。○爾雅釋天云。周曰年。按彼云。夏曰歲。商曰祀。春秋改周之文。仍據周言年者。年祀之稱。無繫於改制也。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。冬至百八十日。春夏成。夏至百八十日。秋冬成。合三百六十日。歲數舉注。舉猶備也。是爲十二月總號也。春秋書十二月。卽下書十有二月之屬是也。說文總聚束也。俗作摠。校勘記謂毛本摠改總爲非。蓋誤。○注變一至始也。○此明下有二年三年。此不稱一年之意。舊疏引春秋說云。元者端也。氣泉。注云。元爲氣之始。如水之有泉。泉流之源。又云。無形以起。有形以分。窺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宋氏云。無形以起。在天成象。有形以分。在地成形也。意謂天地皆一元。故曰天地之始也。劉氏逢祿解詁云。易上象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子夏傳。元者始也。左氏云。元者大也。董子云。春秋謂一爲元者。示大始而欲正本也。漢志曰。太極元氣。函三爲一。三者三才。一卽乾元也。三才之道。皆統於天。謂之元。以爲道生天地。老氏之說也。繁露玉英云。謂一元者。大始也。知元年志者。大人之所重。小人之所輕。是故治國之端。其在正名。名之正。興五世。五傳之外。美惡乃形。可謂得其真矣。又王道云。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。元者始也。言本正也。道王道也。王者人之始也。王正則元氣和順。風雨時。景星見。黃龍下。王不正則上變天。賊氣并見。五帝三皇之治。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。什一而稅。教以愛。使以忠。敬長老。

親親而尊尊。不奪民時。使民不過歲三日。民家給人足。無怨望忿怒之患。強弱之難。無讒賊妬嫉之人。民修德而美好。被髮銜哺而游。不慕富貴。恥惡不犯。父不哭子。兄不哭弟。毒蟲不螫。猛獸不搏。抵蟲不觸。故天爲之下甘露。朱草生。醴泉出。風雨時。嘉禾興。鳳凰麒麟遊於郊。囿園空虛。畫衣裳而民不犯。四夷傳譯而朝。民情至朴而不文。郊天祀地。秩山川。以時至。封於泰山。禪於梁甫。立明堂。宗祀先帝。以祖配天。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。貢土地所有。先以入宗廟。端冕盛服而後見。先德恩之報。奉元之應也。又重政云。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。而繫之元也。終不及本所從來。不能遂其功。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。元猶原也。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。漢書董仲舒傳。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義。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。元者辭之所謂大也。謂一爲元者。視大始而欲正本也。春秋深探其本。而反自貴者始。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云。漢書此傳。大當爲本。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。視大始。承上始字言。欲正本。承上本字言也。正以元爲天地之始。故以本言之也。又孝武紀。正作元者。辭之所謂本也。故元命苞曰。孔子曰。某作春秋。始于元。終于麟。王道成也。○注故上至繫之也。○舊疏引春秋說云。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。則道術無原。故先陳春。後言王。天不深正其元。則不能成其化。故先起元。然後陳春矣。是以推元在春上。而使春繫之義也。○注不言至王者。○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。爾雅釋詁云。林、烝、天、帝、皇、王、后、辟、公、侯、君也。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。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。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。故儀禮喪服云。君注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。今魯諸侯宜稱公之始年。因欲假王於魯。而又不得直稱王。故渾目曰君之始年也。○注唯王至立號。○通義云。天子諸侯通稱君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。分民而治。有不純臣之義。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。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。經書元年爲託王于魯。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。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。明假魯爲王者。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。有何反傳違戾之有。樂資春秋後傳云。唯王者改元。諸侯改元。自汾王以前未有也。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。君曰元首。臣曰股肱。天子爲天下共生。五等諸侯。出作屏藩。入爲卿士。依然臣也。一統天下。咸奉正朔。同軌同文。安有諸侯改元之理。卽曰國自有史。亦必大書天子之年。而分繫其事。何休曰。必天子然後改元。此說是也。若然。白虎通爵篇云。春秋曰。元年春王正月。公卽位。改元位也。王者改元。卽事天地。諸侯改元。卽事社稷者。蓋春秋之世。容有諸侯各自紀元於其

國中者。如桓二年左傳云。惠之二十四年。惠之三十年。是也。春秋自論其正。故云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。其實隱公即位。當時自已稱元。必不仍平王四十九年之稱。聖人卽其稱元。以著王法。所謂假事以託義也。宋書禮志云。魏明帝初。司空王朗議。古者有年數。無年號。漢初有事而改。有中元。後元。元改彌數。中後之號不足。故更假取美名。非古也。述春秋之事。曰隱公元年。則簡而易知。載漢世之事。曰建元元年。則後不見。宜若古稱元而已。立號者。自虎通號篇云。所以有夏殷周號。何以爲王者受命。必立天下之美號。以表功。自克明。易姓爲子孫制也。夏殷周者。有天下之大號也。百王同。天下無以相別。改制天下之大號。以自別于前。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。必改號者。所以明天命已著。欲顯揚於天下也。已復襲先王之號。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。不顯不明。非天意也。故受命王者。必擇天下之美號。表著己之功業。明當致施者也。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。按春秋託王於魯。亦卽立號之義也。○注春秋至於魯。○越絕書德序外傳記。夫子作春秋。記元於魯。大義立。史記太史公自序云。余聞董生曰。周道衰廢。孔子爲魯司寇。諸侯害之。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。道之不行也。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。以爲天下儀表。貶天子。退諸侯。討大夫。以達王事而已矣。子曰。我欲載之空言。不如見之於行事。深切著明也。繁露俞序云。故引史記。理往事。正是非。見王公。史記十二公之間。皆衰世之事。故門人惑。孔子曰。吾因其行事。而加乎王心。以爲見之空言。不如行事博深切明。所聞之董生。此焉。又三代改制質文云。春秋上黜夏。下存周。以春秋當新王。春秋當新王者。奈何。曰。王者之法。必正號。紂王謂之帝。封其後以小國。使奉祀之。下存二王之後。以大國。使服其服。行其禮樂。稱客而朝。故同時稱帝者五。稱王者三。所以昭五端。通三統也。又云。春秋作新王之。事。變周之制。當正黑統。而殷周爲王者之後。紂夏改號。禹謂之帝。錄其後以小國。故曰紂夏存周。以春秋當新王。以春秋當新王。不能見之空言。故託之於魯。所以見之行事也。所謂託新王受命於魯也。託王於魯。非以魯爲王。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。不可無所藉。故託魯爲王。以進退當世士大夫。正以載之空言。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繁露王道云。諸侯來朝者得褒。邾婁儀父稱字。滕薛稱侯。荆稱人。介葛盧得名。內出言如。諸侯來曰朝。大夫來曰聘。王道之意也。是也。俗儒不察。猥以王魯之說。集矢於公羊。此不知春秋者也。劉氏逢祿春秋釋例云。王魯者。卽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。夫子受命制作。以爲託諸空言。不如行事之博深切。

明。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。孟子曰：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夫制新王之法，以俟後聖，何以必乎魯？曰：因魯史之文，避制作之僭，祖之所逮聞，唯魯爲近，故據以爲京師，張治本也。聖人在位，如日之麗乎天，萬國幽隱，莫不畢照，庶物蠢蠢，咸得繫命。堯舜禹湯文武是也。聖人不得位，如火之麗乎地，非假薪蒸之屬，不能舒其光，究其用。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，春秋是也。故日歸明於西，而以火繼之。堯舜禹湯文武之沒，而以春秋治之，雖百世可知也。且春秋之託王至廣，稱號名義，仍繫於周，挫強扶弱，常繫於二伯，且魯無可覲也。郊禘之事，春秋可以垂法，而魯之僭，則大惡也。就十二公論之，桓宣之弑君，宜誅，昭之出奔，定之盜國，宜絕。隱之獲歸，宜絕。莊之通仇外淫，宜絕。閔之見弑，宜絕。僖之僭王禮，縱季姬，禍鄆子，文之逆祀喪娶，不奉朔，成襄之盜天牲，哀之獲諸侯，虛中國，以事強吳，雖非誅絕，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，鮮矣。吾故曰：春秋者，火也。魯與天王，皆薪蒸之屬，可以宣火之明，而無與於火之德也。彼范甯杜預之徒，嘒嘒不已，猶矇矓之不可語於日月之明，繼照之火也。包氏慎言王魯說云：春秋，魯史也。因魯以明王法，是之謂王魯云爾。王法非周之法，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。周室東遷，三代之綱紀文章，蕩然矣。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，以明一王之制，始於麤，極於精詳，蓋以繼周氏之絕業，反衰世之凌夷。故曰：撥亂世而反之正，莫近乎春秋。春秋以魯史撥周亂，因曰：王魯。曷嘗假王號於魯哉？曰：非天子不改元，而春秋於十二公之卽位，皆書元年，則似假以名號矣。曰：恒莊以後之書元，緣公也。隱公，庶子也。仲尼，庶位也。隱庶而無嫡，則隱當君，隱讓而不居，則隱無位。春秋成公之意，不書卽位，而書元年，爲春秋書元年，爲春秋之繼周書元年也。元者，善之長，仁也。體仁足以長人，而長人莫善乎讓。子曰：能以禮讓爲國乎？何有？隱桓之爲嫡庶也微，謂隱讓而隱之君國者，十一年，則隱之讓也亦微，隱讓而并不居讓之名，以覆護桓。老子曰：貴以身爲天下者，可寄於天下，愛以身爲天下者，可託於天下。春秋新王而託之隱，蓋如是爾。因是而褒儀父，因是而進滕薛，一王初起，其慕義來歸者，皆王者之所與，不道治其小故，此元之所以爲善長，此王之所以爲天下所歸往也。又云：此十二君者，魯之君乎哉？春秋之君也。方之於周，則此二百四十二年，隱公之統緒也。繼世相沿，而業隆太平，則十二公皆筌蹄也。班固曰：縣象閭而桓文乖，彝倫斲而憲章缺，乃命元聖，綴學立制，宏亮洪業，表相祖宗，贊揚迪哲，備哉燦爛，真神明之式也。然則春秋自爲一代，有祖有宗，而假

之於魯史公表十二諸侯云。齊晉秦楚四國迭興。更爲伯主。文武所襲。大封皆威服焉。孔子明王道。干七十餘君。莫能用。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。而次春秋。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。約其詞以制其法。王道備人事。泱王魯云者。猶曰興於魯焉耳。按包氏之說。較劉氏尤爲暢洽。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。新王受命。正朔必改。是魯得稱元。亦應改其正朔。仍用周正何也。既託王於魯。則是不事文王。仍奉王正何也。諸侯改元。自是常法。而云託王改元。是妄說也。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。故以俗見強說也。舊疏云。問曰。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。黜周爲二王後。按長義云。名不正則言不順。言不順則事不成。今隱公人臣。而虛稱以王。周天子見在上。而黜公侯。是非正名而言順也。答曰。春秋藉位於魯。以託王義。隱公之爵。不進稱王。周王之號。不退爲公。何以不正名。何以爲不順言乎。又奉天命而制作。何不謙讓之有。按左氏詳於事。公羊重乎義。春秋重義不重事。明乎此。可以說公羊矣。○注故因至萬物。○此解書卽位於元下義也。杜預云。凡人君卽位。欲其體元以居正。故不言一年一月也。繁露楚莊王云。春秋之道。奉天而法古。又重政云。故春正月者。承天地之所爲也。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。漢書魏相傳。相曰。天地變化。必繇陰陽。陰陽之分。以日爲紀。日冬至夏至。則八風之序立。萬物之性成。各有常職。不得相干。明王謹於尊天。慎於養人。故立義和之官。君動靜以道。奉順陰陽。則日月光明。風雨時節。寒暑調和。臣愚以爲陰陽者。王事之本。羣生之命。自古聖賢。未有不繇者也。天子之義。必純取法於天地。而觀於先聖。書曰。撫于五辰。庶績其凝。又董仲舒傳。元者。視大始而欲正本也。春秋深探其本。而反自貴者始。故爲君者。正人心以正朝廷。正朝廷以正百官。正百官以正萬民。正萬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。遠近莫敢不壹於正。而無有邪氣。奸其間者。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。羣生和而萬民殖。五穀熟而草木茂。天地之間。被潤澤而大豐美。四海之內。聞盛德而皆徠臣。諸福之物。可致之祥。莫不畢至。而王道終矣。孔子曰。鳳鳥不至。河不出圖。吾已矣夫。自悲可致此物。而身不得致也。是奉元繼天。善成萬物之義也。

春者何。〔注〕獨在王上。故執不知問。

〔疏〕

注獨在至知問。○舊疏云。春夏秋冬。皆四時之名。而夏秋冬三時。常不得配王言之。唯有春字。常在王上。故怪而問之。

歲之始也。〔注〕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

之上。知歲之始也。春者。天地開闢之端。養生之首。法象所出。四時本名也。昏斗指東方曰春。指南方曰夏。指西方曰秋。指北方曰冬。歲者。總號其成功之稱。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。是也。〔疏〕

後漢書郎顛傳云。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。敬歲之始也。又班彪傳注。春者。四時之始也。漢書郊祀志云。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。張晏曰。春者。歲之始也。又高帝紀。拜婁敬爲奉春君。張晏注同。書鈔引元命包云。據春者。歲之始也。神明推移。精華紐結。注。神明猶陰陽也。相推相移。使物精華結成。紐結。要也。舊疏云。問曰。元年春。王正月。公卽位。實是春秋之五始。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。而王正月下不言始。何。答曰。元是天地之始。春是四時之始。王正月。公卽位者。人事之始。欲見尊重天時。略於人事故也。○注春者。至名也。○校勘記。辟。宋本。監本同。毛本。辟作闢。非。按。疏中仍作開辟。釋文。辟。本亦作闢。白虎通嫁娶篇。春者。天地交通。萬物始生。陰陽交接之時也。獨斷。春爲少陽。其氣始出生。養。周禮目錄。春者。出生萬物。漢書董仲舒傳。春之所以生也。天開於子。地闢於丑。人生於寅。三正迭爲春首。故爲開闢之端。御覽引元命包云。春。含名蠢。位。東方。動。春氣。明達六合。俱生萬物。應節。注。春之言蠢。東之言動。含。出名以自明。自達也。惟於時爲春。以其蠢動無節。應此時節也。禮記鄉飲酒義云。東方者。春。春之爲言蠢也。產萬物者也。又乾鑿度云。震生萬物。東方。然則震爲東方之卦。東方爲仁。仁有生育之義也。舊疏引易說云。孔子曰。易始於太極。太極分而爲二。故生天地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。故生四時也。春爲四時之首。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。養生之首也。通義云。此周之春也。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。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。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。尋此傳文。明歲始卽謂之春。非開木德之位。東作之候。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。可以辨矣。顧炎武曰。春秋時月並書。於古未之見。考之尚書。伊訓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。武成。惟一月壬辰。康誥。惟三月哉生魄。召誥。三月惟丙午朏。多士。惟三月多方。惟五月丁亥。顧命。惟四月哉生魄。畢命。惟十有二年。六月庚午朏。言月則不言時。金縢。秋大熟。言時則不言月。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。春秋獨並舉時月者。以其爲編

年之史。有時有月有日。多是義例所存。不容於闕一也。云法象所出者。周禮太宰之職。正月之吉。始和。布治於邦國都鄙。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。使萬民觀治象。是法象所出也。云四時本名者。凡歲首三月。統名曰春。不論三正同異也。○注昏斗至曰冬。○舊疏云。皆春秋說文。大戴禮夏小正云。六月初昏。斗柄正在上。斗柄以南爲上。北爲下。斗柄謂斗齒。六月之昏。尾中南方。衡當尾。故南指。史記天官書云。衡殷南斗。南斗與尾亦相近。以次差之。知春指東。秋指西。冬指北也。小正又云。正月初昏。參中。斗柄縣在下。言斗柄者。所以著參之中也。時猶在冬末。故指北方也。淮南天文訓。斗指子。則冬至。加十五日指癸。則小寒。加十五日指丑。則大寒。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。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。加十五日指寅。則雨水。加十五日指甲。則雷驚蟄。加十五日指卯。中繩。故曰春分。加十五日指乙。則清明。風至。加十五日指辰。則穀雨。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。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。加十五日指巳。則小滿。加十五日指丙。則芒種。加十五日指午。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。加十五日指丁。則小暑。加十五日指未。則大暑。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。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。加十五日指申。則處暑。加十五日指庚。則白露降。加十五日指酉。中繩。故曰秋分。加十五日指辛。則寒露。加十五日指戌。則霜降。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。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。加十五日指亥。則小雪。加十五日指壬。則大雪。加十五日指子。○注歲者至之稱。○素問六節藏象論云。四時謂之歲。周書小開武。九歲以紀終。注。四時終則成歲。爾雅釋天。夏曰歲。郭注。歲。取歲星行一次。廣雅釋言。歲。遂也。白虎通四時云。歲者。遂也。古微書元命包云。歲之言遂也。遂有成義。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。書鈔引元命包云。冬至百八十日。春夏成。夏至百八十日。秋冬成。合三百六十日。歲數舉。舊疏云。四時皆於萬物有功。歲爲兼總其成功之稱。是也。又云。以當代相對言之。卽唐虞曰載。夏曰歲。殷曰祀。周曰年。若散文言之。不問何代。皆得謂之歲。等取一名。而必取歲者。蓋以夏數爲得天正。義或然也。校勘記云。功。宋本。閩本同。監本。毛本。功。誤名。按舊疏引一本云。歲者總號成功之稱。可證。○注尙書至是也。○書堯疏文。舊典引鄭注云。以閏月推四時。使啓閉分至。不失其常。著之用成。歲歷將以授民時。且記時事。史記五帝紀。定作正。開元本改作定。此引亦當作正。後人依俗本尙書改也。御覽引元命包云。歲之爲言遂也。三年一閏。以起紀也。

王者孰謂〔注〕孰。誰也。欲言時王。

則無事。欲言先王。又無諡。故問誰謂。〔疏〕

注孰誰也。禮記檀弓云。天下其孰能宗予。注孰誰也。孰誰雙聲為訓也。○注欲言至誰謂。○舊疏云。時王即當時平王。若是時王。應如下天

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。是其事也。欲言先王。又無諡。正以死諡周道也。

謂文王也。

〔注〕以上繫王於春。知謂文王也。文王周始受命之

王。天之所命。故上繫天端。方陳受命。制正月。故假以為王法。不言諡者。法其生。不法其死。與後王

共之。人道之始也。〔疏〕

書秦誓疏云。公羊傳曰。王者孰謂。謂文王。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。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。不足以取正也。春秋之王。自是當時之王。按孔穎達據杜預俗說。不足以解春秋者。故言如此。彼又

云。晉世有王愆期者。知其不可。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。非周昌也。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。四方有九國焉。君王其終撫諸。呼文王為王。是後追為之詞。其言未必可信。亦非實也。臧氏庸拜經日記云。釋文序錄云。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。字門子。河東人。晉散騎常侍。展陽伯。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。門子用緯說。言春秋之法。以孔子為文王。禮記正義曲禮下曰。鈞命決云。某為制法之王。黑綠不代蒼黃。是孔子為文王之事。又或稱素王。按緯說以孔子為文王。謂孔子作春秋。制法文王。俟後世耳。非謂孔子謂文王也。王氏誤解。轉為孔穎達輩取口實也。漢書董仲舒傳。故文王悼痛。而欲安之。是以日昃不暇食也。孔子作春秋。先正王而繫萬事。見素王之文也。亦止以孔子素王。不以文王指孔子也。舊疏引春秋說云。王者孰謂。謂文王也。疑三代謂疑文王。宋注雖大略據三代。其要主於文王。按春秋說係元命包文。校勘記云。春秋說云。下當有脫誤。疑三代謂疑文王。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。按宋意以春秋之道。實兼三王。而專主文王者。孔子當周之世。理宜假文王之法。故偏道之也。故文九年。毛伯來求金。傳云。繼文王之體。守文王之法度。文王之法。無求而求。故譏之也。是也。○注以上至王也。○春秋有五始之義。春者四時之始。王者受命之始。繫王於春。明王為受命之王。故宜謂文王矣。○注文王至之王。○詩大雅序。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。箋云。受命



受天命而王天下。制立周邦。史記周本紀。西伯陰行善。諸侯皆來決平。虞芮既讓。諸侯聞之。曰。西伯蓋受命之君也。書大傳。文王受命一年。斷虞芮之訟。二年伐邠。三年伐密須。四年伐犬夷。五年伐耆。六年伐崇。七年而崩。詩疏引中候我應云。季秋之月甲子。赤雀銜丹書入豐。上于昌戶。再拜稽首受。又引尚書運期。授引河圖曰。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。立戊午部。注云。周文王以戊午部。二十九年受命。又引易是類謀云。文王比隆興。始霸。伐崇。作靈臺。受赤雀丹書。稱王。制命。示王意。注云。入戊午部。二十九年時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。又乾鑿度云。入戊午部。二十九年。伐崇。作靈臺。改正朔。布王號於天下。受籙。應河圖。注。受命後五年。乃爲此改。應猶如也。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。又云。亡殷者紂。黑期火戊。倉精授汝位。正易。注。火戊。戊午部也。午爲火。必言火戊者。木精將王。火爲之相。戊。土也。又爲火子。又火使其子爲己。塞水。明倉精絕殷之相也。又云。歷元名。握先紀。日甲子。歲甲寅。又曰。今入天元。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。昌以西伯受命。洛書之命爲天子。御覽引元命包云。代殷者爲姬昌。生於岐。立於豐。精翼日。衣青光。遷造西。十刻消。初學記引元命包云。姬昌蒼帝之精。位在房心。類聚引元命包云。殷紂之時。五星聚于房。房者蒼帝神之精。周據而興。是文王爲周始受命王也。惟伏生與馬遷。鄭康成。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。詩疏引劉歆作三統。厥攷。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。班固作漢書律厯志。載其說。賈逵。馬融。王肅。韋昭。皇甫謐。皆悉同之。何無明說。未知所從。按殷本紀。周武王爲天子。其後世。貶帝號。號爲王。考夏殷天子皆稱帝。故文王當紂之世。稱王。正降帝一等。故不爲僭。武王不敢有加。故太王。王季。亦止道稱王。卽以王爲一代之號。如文王造舟爲梁。卽以造舟爲天子之制。親迎于渭。卽以親迎爲天子之禮。太王立皋門。應門。亦卽以皋應爲天子之門也。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。聞之曰。受命之王曰太祖。嗣王繼體者。繼太祖也。不敢曰受之天。曰受之祖也。文王受命之祖也。成康以降。繼文王之體者也。武王有明德。受命必歸文王。是謂天道。武王且不敢專。子孫其或干焉。命曰文王之命。法曰文王之法。所以尊祖。所以尊天也。大雅曰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儀刑文王。萬邦作孚。聖人之志也。書曰。不顯哉。文王。不承哉。武王烈。佑啓我後人。咸以正無缺。天子之事守也。○注天之至天端。○天之所命。卽上緯書所載是也。春爲天之始。繫至於春。故爲上繫天端。繁露奉本云。人之得天得衆者。莫如受命之天子。下至公侯伯子男。海內之心。懸於天子。是也。舊疏引春。